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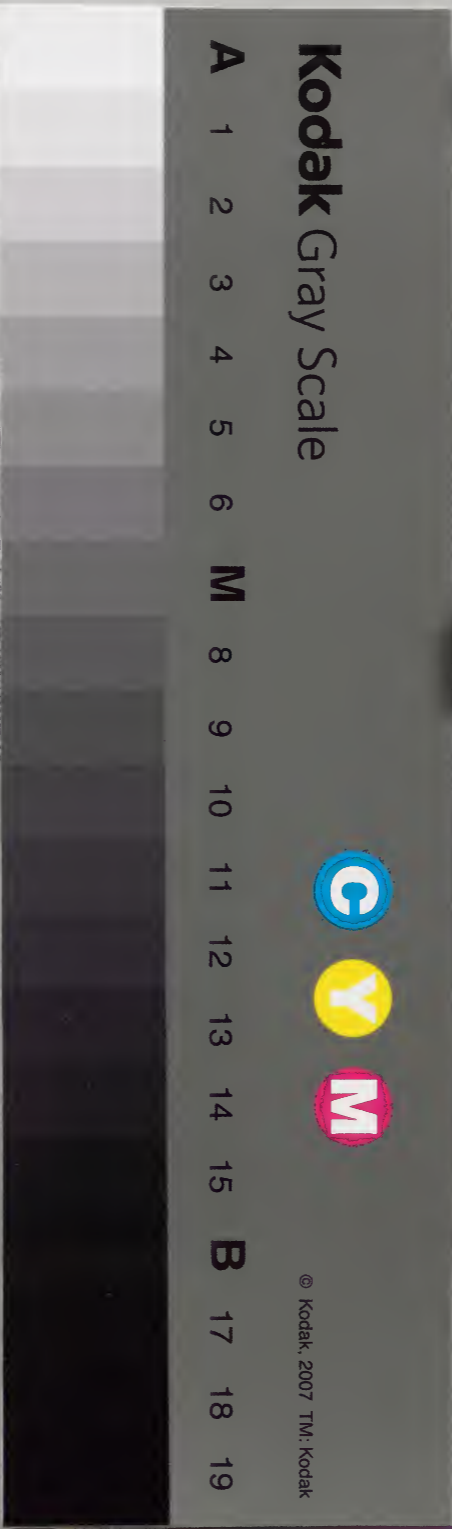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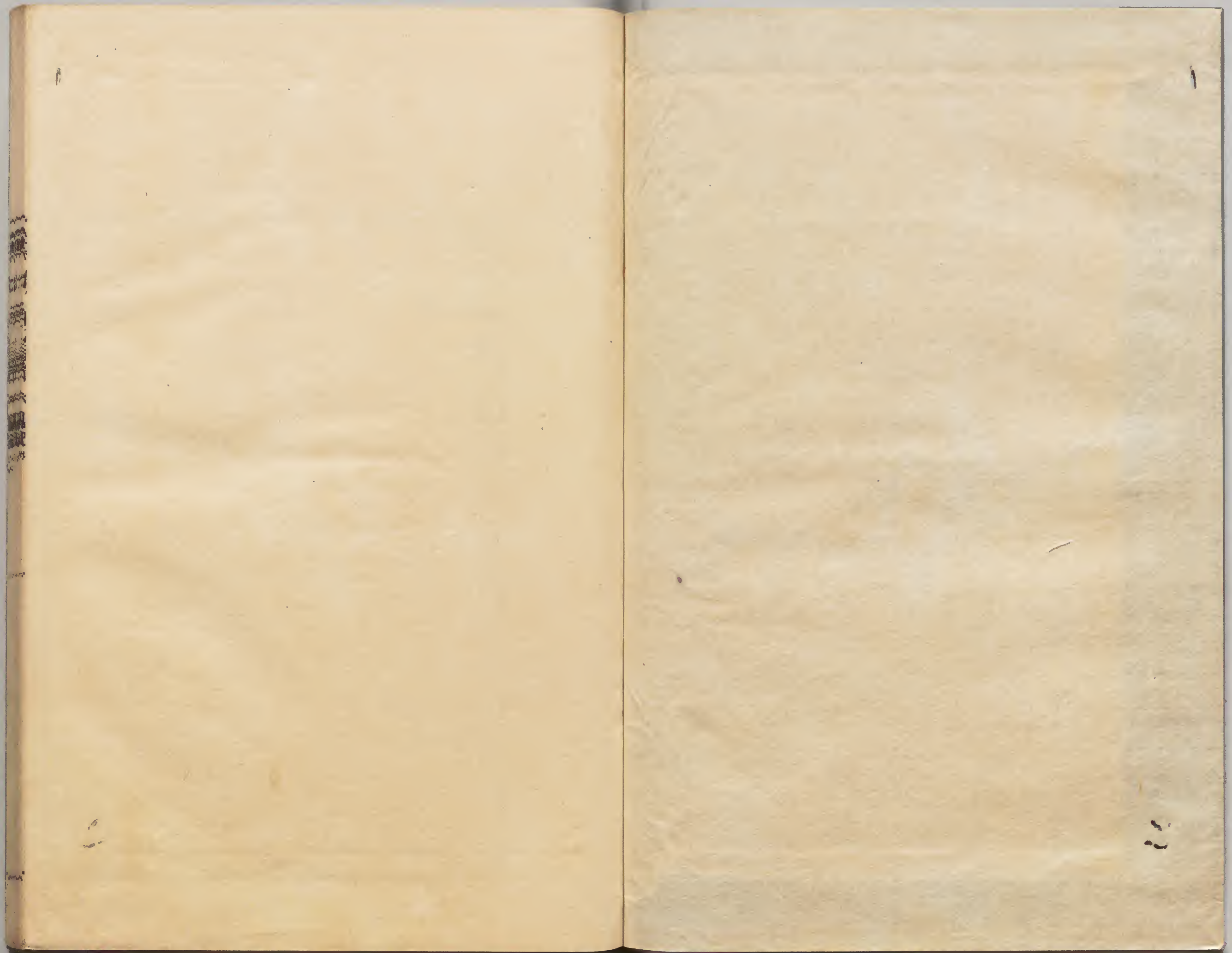
庶物類纂

玉屬
自六至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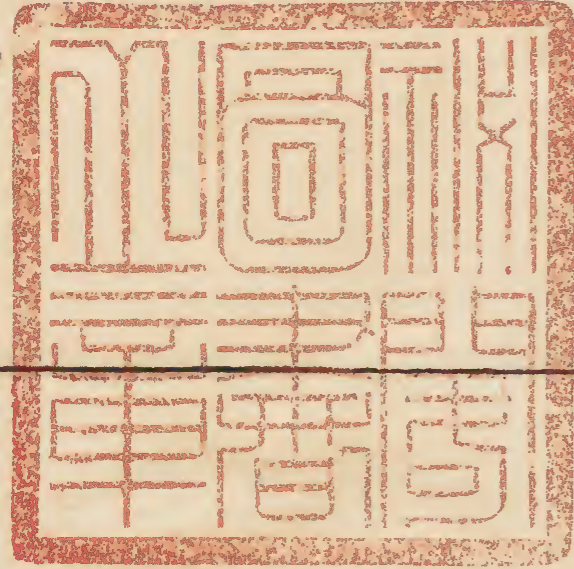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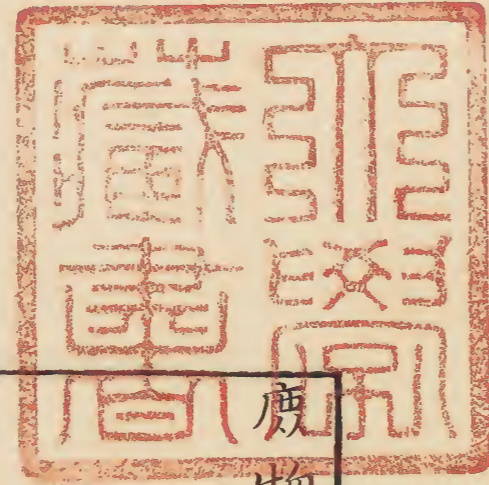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特別	三三六二	號類
	三三六二	號類	
函架	番	署	號
四六五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2362
冊數	465 (188)
函號	特 5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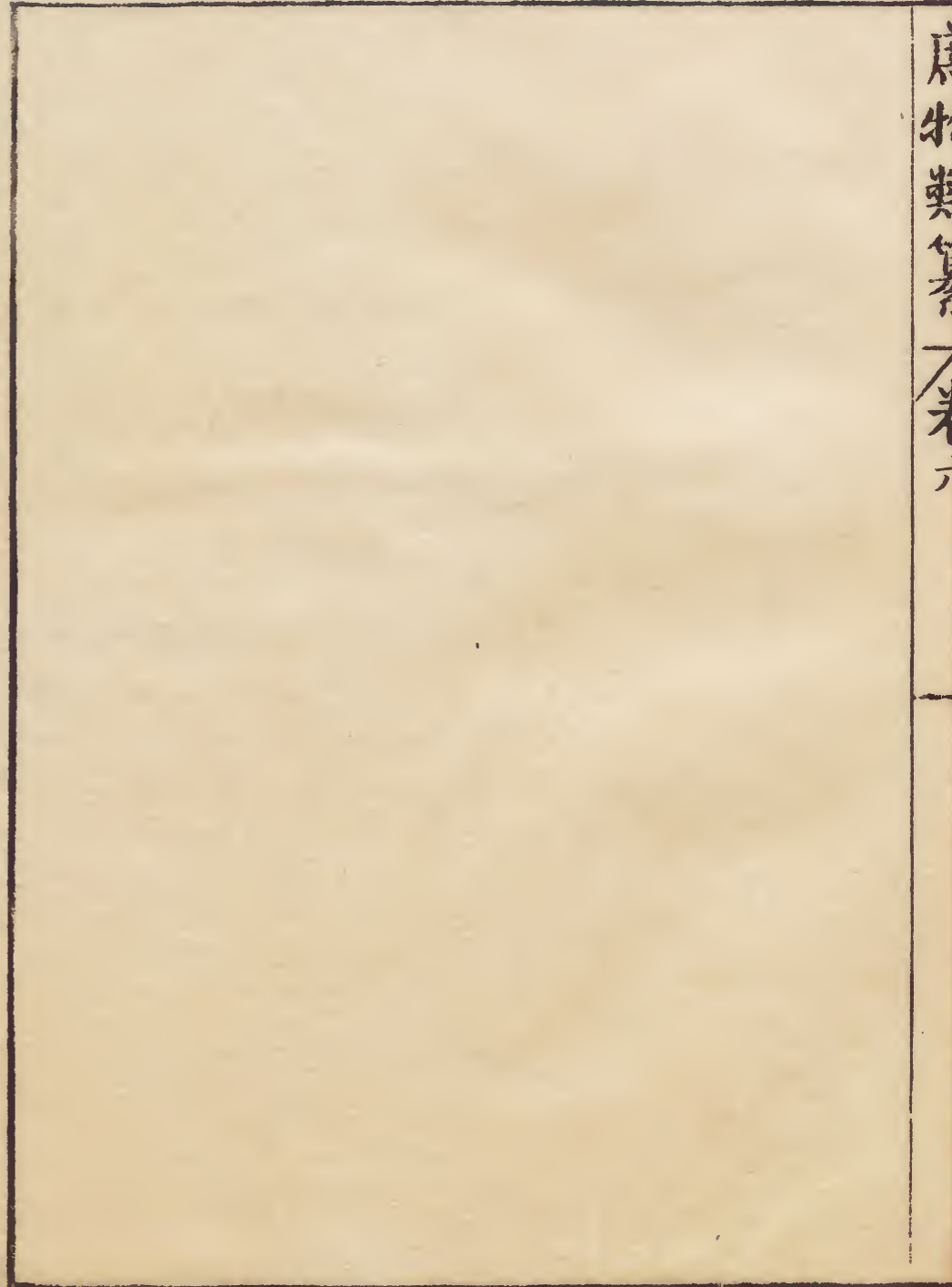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left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written in small, dark charac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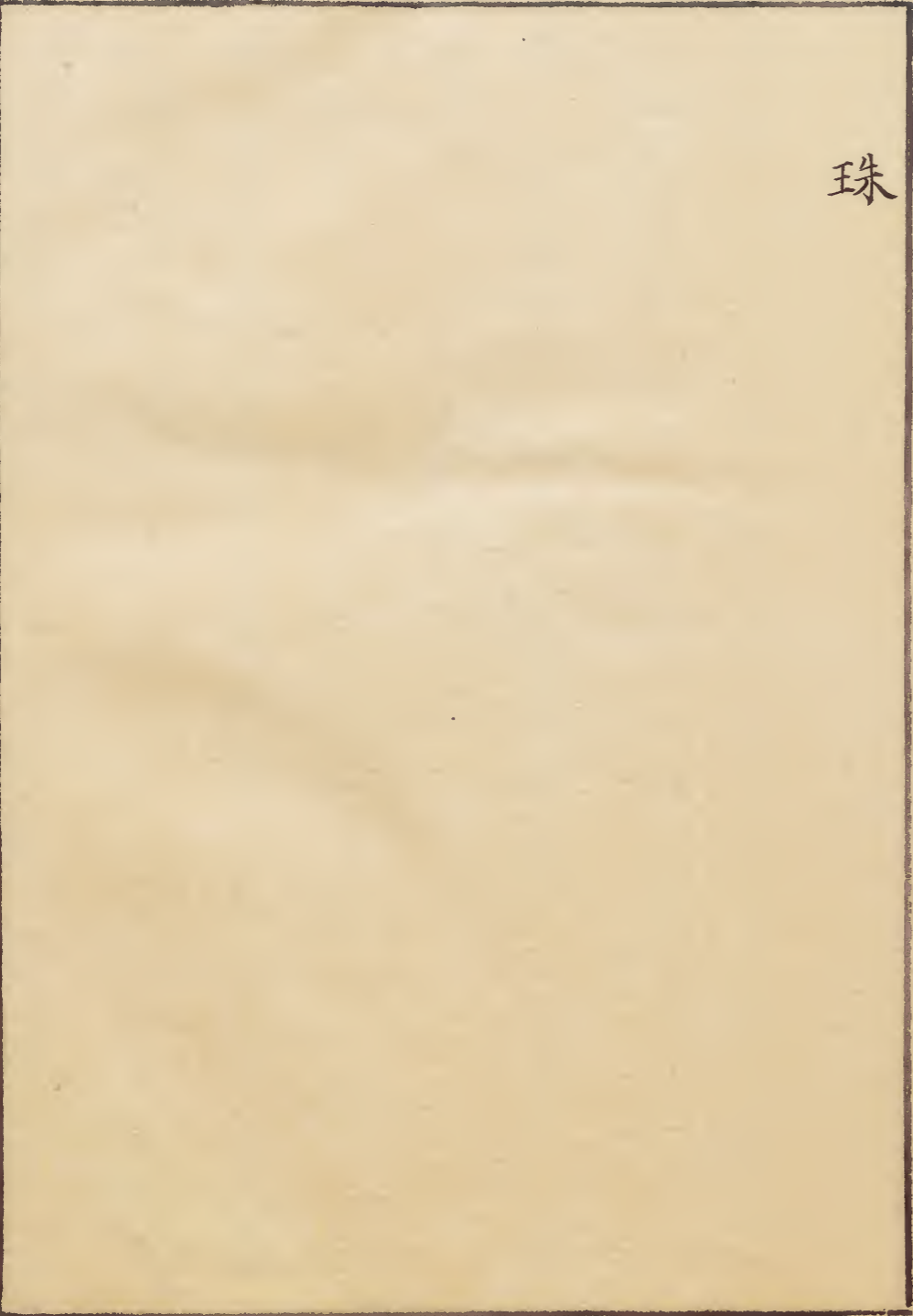
庶物類纂玉屬卷之六目次
珠

庶物類纂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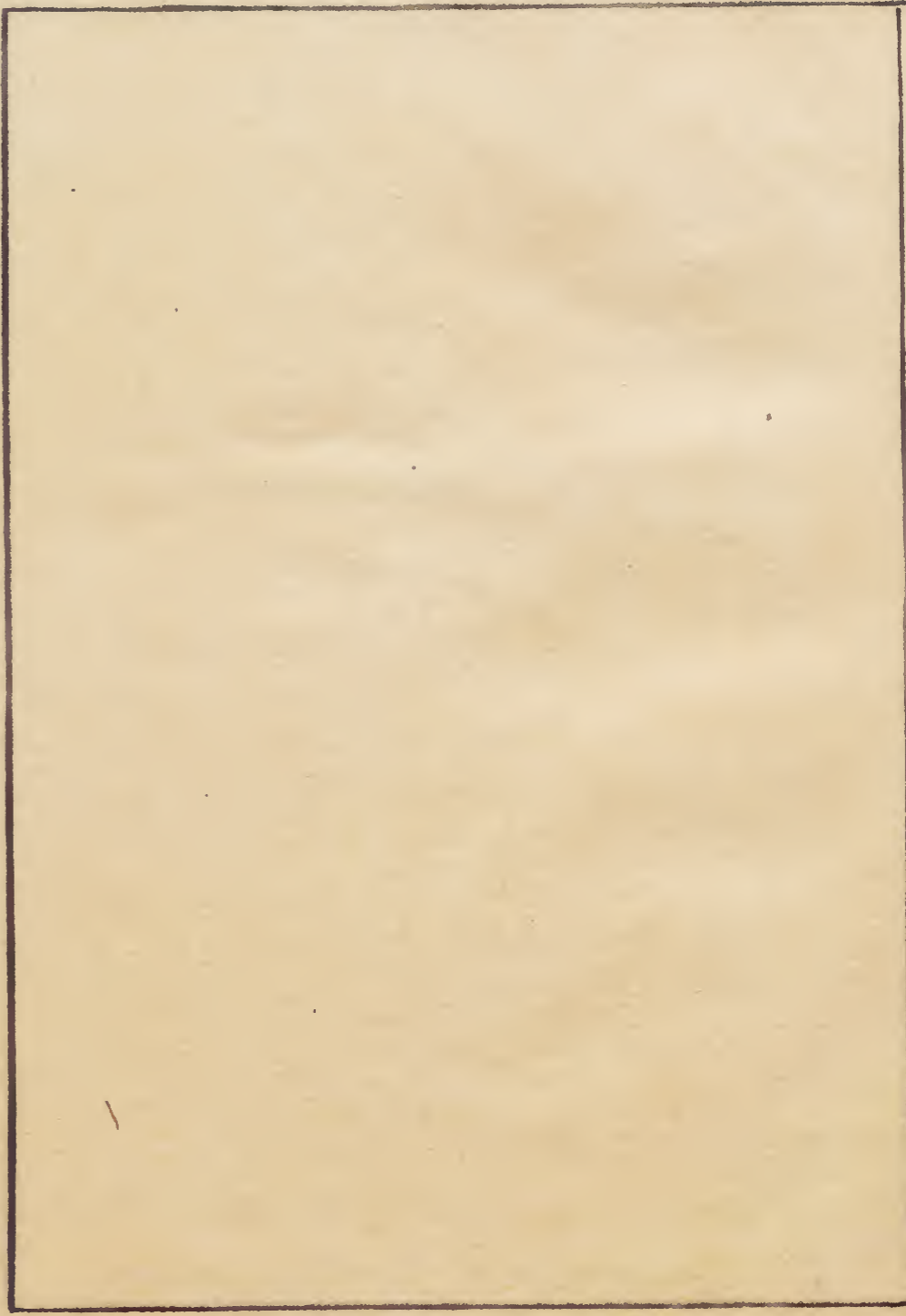
玉屬目次



珠



玉屬 珠



珠

漢諸陵寢以竹為簾簾皆為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

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之聲漢劉歆西京雜記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

象德開邪海經圖讚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氣

盪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及

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變

化無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

龔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
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
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
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晉王子年拾遺記

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
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王者合浦有珠市梁任昉述異記

開元初罽賓國王貢上清珠光照一室有仙人玉女
雲鶴搖動其中水旱兵革之灾虔視無不應驗杜陽雜編

○唐馮贄雲仙雜記

王武子以九芒珠穿為細索編華架用之每月洗以

鯉魚涎据拾菁華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
記事珠或有關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

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至寶也

開元天寶遺事

謹按至寶也明陳繼儒續秘笈引陸深古奇器

錄作寶之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數方三十

里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縶連以珠良王之句其
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
晏子曰古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
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

機

謹按淵鑑類函綦下有飾以銀三字聽下有朝

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
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也使契滿
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
乃可以得之乎又河上有人家貧窮其子沒川得千

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童領下
子遭其賤也使而寤乎尚奚微哉又曰儒以詩禮發
家

大儒臚傳曰從上語下東方作兵事又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衿生陵之

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髮擗其顛咏而以

全推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女數百階珠照

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

矣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又曰以階候之珠禪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又曰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

曰子取之邊候憂而釋之

戰國策曰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矣而王不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劉子之腹及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

機謹按及子淵鑑類函作及子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又曰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為之殫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三寸珠乃詣闕上之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之仲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漢書曰董偃與母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得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鐘離意為尚書交趾大守坐賊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

之寶誠不敢拜後帝嗟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敬為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其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去婦還

續漢書曰扶風人王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自以馬乘具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劾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

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為泉以明月珠為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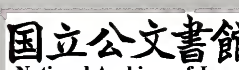
魏志曰文帝問蘓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冢前

哭祭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冢遺徑寸明珠又曰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噲黍黍收養瘡治瘡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黍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素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

幽明錄曰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之音俄而有老公



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為帝奏樂飲酒老公
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波川底得一大珠徑
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
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焉又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
口入水中命舩人並進舩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
北還逆舩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
旅暫過約勅以真珠一握為信唐歐陽詢
藝文類聚
宣州節使趙錕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
為淮南攻奪其群縣錕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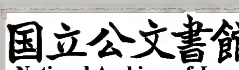
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去此人珠既死兵不可
復用乃焦與望畫之人為佛額珠而已唐杜光庭
錄異記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禮斗威儀曰王者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機謹按王者淵鑑類函作其

大戴禮曰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荆鷄卵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璣
鏡宋均曰事神明得則
大珠有光可為鏡德至淵則海出明珠



史記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小國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

漢書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飢不能食寒不能衣吏發民若取黃金者坐贓為罪

又地理志曰武帝時使使入海市明珠到國圍二寸已下

又曰成帝時王章死妻子皆死合浦王商輔政曰還章妻子故鄉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又曰董卓擅朝政呂布斬之長安中民悉賣珠玉市酒肉相慶填滿街肆

又曰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及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也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玢璣明珠色也珠璣不圓也夫餘書珠大如酸棗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鰲獻大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鰲不推忠誠而偷明珠之瑞以求媚今封珠却還

又曰和熹后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箇主名不立太后乃親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忠信宮人盜者即時首服

又曰豫章黃向辰步路中得珠珎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欲以半物謝向向季去不顧也

魏志曰倭國女王壹與遣大夫率善等獻貢向珠五十孔青大勾珠二枚也

蜀志曰宗預復東時吳孫權惡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晉書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合浦郡土地境埤無田有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未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清上珠輸二次輸一虞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下藏珠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莊子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韓侯曰隨侯之珠不嬰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
飾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
遂萬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
藪之芳蕙

又曰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

又曰今審知有富貴之命則幽居候之不須勞形求
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於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
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瑩焉發其光寶玉不琢不成璋
珪

郭子橫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一白珠花
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盧緄四王起事曰惠帝遷長安時洛陽御府有大珠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爲八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金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礫石珠礫石珠之次爲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苾符珠

機謹按明曹學佺名勝志引南越志小平作水平廣志曰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大平御覽有舉人在京城隣居有鬻餅胡無妻數年胡忽然病生存問之遺以湯藥既而不愈臨死告曰某在本國時大富因亂遂逃至此本與一鄉人約來相取故久於此不能別適遇君哀念無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室惜多耳今死無用矣特此奉贈死後乞爲殯瘞即君得此亦無用處今人亦無別者但知市肆之間有西國胡客至者即以問之當大得價生許之既死破

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彈丸不甚光澤生為營莖訖
將出市無人問者已經三歲忽聞新有胡客到城因
以珠市之胡見大驚曰即君何得此宝珠此非近所
有請問得處生因說之胡乃泣曰此是某鄉人也本
約同回此物來時海上遇風流轉數國故憊五六年
到此方欲追尋不意已死遂求買之生見珠不甚珍
但索五十萬耳胡依價購之生詰其所用之處胡云
漢人得法取珠於海上以油一石煎二斗其則削以
身入海不濡龍神所畏可以取宝一六度

原化記○
太平廣記

黃支國漢時通焉合海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
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
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圍者置之平地終日
不停

宋馬端臨
文獻通考

鄱陽石門鎮外二十里一山阜高峻深香名曰珠巖
土人七八十歲者能言承平時曾有波斯客經過徘徊
凝望留連再宿語逆旅主人云茲氣象奇秀當孕
珍寶其兆已露見特里俗不能別識耳我須復來營
之遂去後二年復至以前携破山刀剖巖骨成蹊得

大珠數十顆藉以毯尊置之筭中其圓多徑寸小者猶如櫻桃野山無主但畧犒傍近居民而行今取珠之穴尚存當剖開處兩下各有迹至或四五十栲栳者天產至寶於是果何為哉宋洪邁夷堅志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蟹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得而采宋范成大桂海虞魚志近時社公多為回回所買或言其腦中有珠過二十

以後則在膝必擊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矣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津逮

秘書

唐玄宗武惠妃窓上皆挂明光之珠楚龍輔女紅餘志○續說郭晉陶璜為交州百姓無農唯以採珠為業以珠易米吳時慮百姓私散好珠絕商旅人飢上請乃制自十月至二月非採上珠時聽往來宋孔侯白孔六帖李義府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同滅瘢玉新都相孔休候王葦疾瘢葦曰君面有瘢美

玉可以滅瘢取玉搥碎自裹以進休同上

唐崔樞與一海賈同止賈疾篤託以殯曰某有一珠

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樞受

而置之樞中唐語林○明閔文振異物彙苑

七曜珠宋祥符七年漳州龍溪縣得珠圍三寸七分

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玉海○明

閔文振異物彙苑

珠徐衷南方狀曰採珠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

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海賈云中秋有月是

歲多珠暹羅物產○明張燮東西洋考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

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多為雷震

者龍取珠也凡珠龍為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者皆

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蜆蠃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

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

釜中跳躍不定火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

啓視已半枯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

厄於俗子悲夫明謝肇淛五雜俎

珠三寸者諦視之有花影層層在內一里之內所種
 花木必現干中顏色宛然變幻萬端第非時之木不
 見耳高后時朱仲嘗獻之○漂粟手牘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瘰怒則結疽心之所欲
 氣之所屬無所不有邪苟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
 節悲辛誠憤怒得灑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
 舍所以收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玉之
 房譚景昇
化書
 越俗以珠為上室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

字由此而種明陳繼儒珍
珠船○秘笈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織蕭而食其子没于淵得千
 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
 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
 苟得焉黃姬水貧士傳
○陳眉公秘笈
 珠一寸以上曰大品珠大而底平曰璫珠次日走珠
 滑珠礪砢珠明陳繼儒
珍珠船

錫蘭山國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各聚亞干瓜哇國其

高山參天山頂產青美盤石黃鴉鶻石青紅寶石每
 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尋拾得者其海備有珠簾沙
 常以網收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陶珠明陳仁錫
八編類纂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太珠遺之老
 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定珠何以市餅口
 不敢言老叟乃曰怪吝未除術何由成皇甫氏原化
記○說部
 唐大順六年資州兵王金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
 至足大扭痛甚折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明張
鼎思
 瑯耶代
 醉編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正月交州獻一珠高二寸中含
 佛像凡臺座眉目皆具釋氏通鑑○
集事淵海

試大珠以漆圓盤擲下連跳起不定者佳一下直轉
 者偽明李詡戒奩
老人漫筆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鋪珠玉于前殿戊
 戌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珠繩帖縮服者廢織錦
 坊唐書○集
事淵海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
 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

關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曾元公主復私以七
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
誓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
去不知所之云讚曰朱仲無欲耶寄賈商俯窺驪龍
捫此夜光發跡會誓曜奇咸陽施而不德歷世於彭
列仙傳
○同上
鮫人水底居也俗傳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
綃綉者竹筍命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法而出珠
滿盤以與主人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

績其人能泣珠○事文類聚

魏邵陵厲公時倭國王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
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
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
十四○魏書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春回回李可馬合謀沙等獻大
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是錢以賜貧者
元史○

元仁宗諭左右曰回回以宝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

足為宝唯善人乃可為宝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宝也同上

元仁宗時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諸遣使采之元仁宗曰所宝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元仁宗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准東宣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宝帽頂宝帶宝鞍卻之戒諭如初同上

漢孟嘗字伯周上虞人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民嘗採珠以易米先是守宰貪穢珠漸徙去交趾境界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及嘗到郡革去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明彭大翼山堂肆考財貨源流珠生于大海中乃蚌蛤胎也又埤雅龍珠左領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蚌珠在腹合浦人採玉以易米而食時二千石貧穢珠徙去而餓死者盈路及孟嘗行化一年其去珠復還合璧類晋陶璜為交州百姓无農唯以採珠為業以珠易米

吳時慮百姓私散好珠絕商旅人飢上請乃割自十
月至二月非珠上珠時聽往來同上

文心雕龍蚌病成珠明陳仁錫潛確類書

開元天寶間獻上清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
仙人玉女雲鶴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
中往往有神光異氣上令檢出之每有水旱兵革之
災禱之無不驗者蓋奇物也明豫章羅日聚成寶錄

庶物類纂玉屬卷之七目次

珠

珠

鳥銜青砂珠積成壘名曰珠丘其珠輕細如塵風吹

塵起名曰珠塵拾遺○錦
繡萬花谷

代宗為兒時玄宗每命取上清珠以絳紗囊之繫於

頸上即蜀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

人王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

往往有神光異氣○唐杜陽編
同上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

代不以為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

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於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于旅邸。夜聞諸胡鬪寶。摸衣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令往揚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共飲樂十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群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群胡

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璫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共買

此珠何為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醜醜塗船。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明劉仲達劉氏鴻書

五代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眉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于體而沒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後廢未幾復置。容州海渚。明王三聘古今

事物考

北珠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看身分圓轉身青色。披肩結頂者價高。如骨色粉白油黃渾色者價

低。佐嘗聞本縣四十九都繞源王士家其先卜

蕃其家分金銀一雙環子珠大而圓作三百兩銀。同上

南珠出南蕃海蚌中南蕃者好。廣西者易黃。要身分

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分兩定價。

古云一粒圓十粒錢。又云一圓二白。今廣東廉州府

合浦縣海中出珠。古杭高濂古玩品。居家必備

一鶴為人所射。窮無所歸。適市人見之。收養瘡治

俟其愈而放之。越月餘。雌雄雙鶴飛入其庭中。乃昏

黑之時。秉燭視之。各啣明珠來謝。可見鶴雖異類亦

不忘生全之恩也。呼世有覆巢破卵剝胎殺夭者亦

可以為戒。明范秉字問中野語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

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御

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

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明慎懋宦華夷志本鳥獸珍玩考

老龍洞在開縣西北八十里洞門方廣五尺深不可

測以火燭之行三里許有水池極深凡遇旱禱雨輒

應相傳宋時早有祈雨者入洞中取水忽迷路遂前

行三十里見一大宅院有一老嫗曝米谷後園中有

犬數百五色班斃各自為隊或躍或舞或偃或卧殿

堂門廡金碧輝煌老嫗問曰汝來何為其人搃實以

對且賜飯食之甚美老嫗嘗以身遮獲恐為群犬所

害乃曰此不宜久居我授汝一竹杖持此可知前路

至洞口置之慎勿持去亦勿回顧又以白米一升貽

之其人回至洞口行百步回視竹杖乃龍也頭角崢

嶸牙爪奮露奔至家視其米皆珠也其人年八十方

卒。四川總志

唐刺史鄭軺寶應錄云開元中有尼曰真如家鞏縣其行高潔遠近宗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忽五色雲氣自東來雲中有人以囊授真如曰寶之勿言也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夜真如見二人皂衣引東南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一人衣碧衣載寶冠號天帝復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

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人曰莫若以神寶厭之又一人曰當用第三寶又一人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可靖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旒進於天子復曰前授汝小囊有寶五人臣可得見今者八寶唯王者宜見之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皂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撰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甚亟往訊之恒至

縣召真如欲以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宝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宝示恒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濶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鷄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鑿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服其玉色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恒曰玉信玉矣

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翌日先至恒白先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先履驗無異嘆駭久之既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鷄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光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粟赤爛若朱櫻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其四曰玉玦形如環

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五曰玉印大如半牛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六曰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七曰雷公石斧二枚斧形長可四寸濶一寸無孔曠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曜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表欲奏真如曰天命崔旉進達若何圓悟而止旉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垓南山入關以四月

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愛賜以得寶之故即日改為寶應元年上既答天休乃升楚州縣為望縣改縣名安宜為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起升号真如為宝和寵錫有加自是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内幾至小康寶應之驗符也真如所居之地相傳西域胡人過者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機 謹按寶應縣志二十三卷有邑令葉燮之真如

廣物類彙編卷之七

獲寶辨斷為謬妄不經

凡折徽順治四年題准上好東珠重八分者折貂皮八十張每十分重七分五釐者折貂皮六十七張半重七分者折貂皮六十三張已上每一分折九張重六分五釐者折貂皮五十三張重六分者折貂皮四十八張已上每一分折八張自五分五釐以至一分每一分析貂皮五張每五厘折二張半照數計算重五釐東珠折貂皮二張珍珠一分折貂皮一張不足半分小東珠俱作珍珠算此外黧色有帶東珠酌量折算大清會典

康熙二十年題准寧古塔烏喇人在禁河內採捕蛤蜊及採蜂蜜捕水獺人偷採東珠者照偷採人參例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者枷號兩個月鞭一百各項捕牲人將本身印票轉賣他人者買賣之人各枷號兩個月鞭一百同上

案周易川靈圖曰至德之盛五星如連珠
樊文淵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廣雅釋詁卷之七

後魏書曰河鉤羌國出金珠

伏無忌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江底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和帝永元五年鬱林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續文獻通考元珠課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于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爺若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朶刺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撈採勝州延州乃延等

城之珠十三年命魯不斛等撈採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

北縣東

尚書曰淮夷蠙珠暨魚淮夷二水出蠙珠美魚

周禮曰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大戴禮曰數曆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內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

賜王公也

又陶璜表曰合浦郡土地境埶無田可農百姓惟以

珠為業高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
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糧多限
每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珠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
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唐書曰貞觀四年林邑國獻大珠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遺其元
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
之乎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特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
金之珠父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
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使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任子曰 淵之珠沈于黃泥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千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滑釐曰令山年有欲與子階侯之珠
者曰不得賣也以為飾又欲與子鍾粟者曰得珠不
得粟不得珠得粟子將何擇滑釐曰粟可取也

唐劉恂嶺表錄異曰廉州海水之中有洲島島上有

大池謂之珠海每年刺史脩貢自監珠戶入池采珠以充貢賦

老舊傳曰大守貪珠即逃去孟嘗還珠之池皆生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至深魚可測也取小蚌肉貫之篋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內有細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山堂肆考唐大曆中林邑獻雲珠五色又名誥多珠同菖蒲煮食可數日不飢又容州海渚亦產珠置官

掌之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始貢珠百斤賜擔負者銀帶衣服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九年罷東南南路採珠

又曰元產珠之所大都南京羅羅水達達廣州

又曰世祖中統三十年回回獻大珠要價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又曰至大四年近侍有言賈人獻美珠者帝曰吾眼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受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

者慙而退

蜀志曰宗預使吳孫權泣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孤衰老恐不復見遺預大珠一斛

拾遺記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嘗屑沈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明珠琲貫之名也

唐書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

日既然舉者豈得無罪魏徵諫曰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事文類聚秋仁傑調汴州參軍閻立本異其才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馮纂記事珠曰子授幼時以綠真珠勝為簾柙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杜陽雜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履水珠色黑類鐵大

如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之持入江海中可行洪
波之上上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遣
入龍池其人則涉于波上如履平地潛入水中良久
而出遍身略無沾濕上奇之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
海池遂化為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
討

山堂肆考五代馬植為安南都護州部廢池珠玉復
生

沈存中筆談熙寧中駐鞏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撒

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檻之間以金
蓮花酌珠向御坐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
也朝退有司掃殿得珠十餘兩分賜

鳴道集宋慶曆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官上命取
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輩因此有于上
前乞旨和買者京師珠價遂致騰踊上頗知之一日
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
為首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
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上乃大悅自是禁

中不戴珠價大減

湘山野錄唐質肅公介謫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以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事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且奏覆覽之果然

續文獻通考金天德四年十一月買珠於烏古迪烈剖及蒲里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

元史察罕傳世祖即位賜珠二串

又耶律希亮傳希亮至葉密里城定宗遺以耳環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尤不可王乃解金束帶遺之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

南墅間居錄曰蘇子瞻嘗言其祖光祿公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螫久之俱墮地起視已化為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眙揖曰願見神珠笑而辭之戲以帶中石示之群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

海上采珠寶常以霧暗為若有此珠霧即自開因以
寶貨昂之值數千緡淵鑑類函

珠非盡出於蚌古有辟塵珠辟冥珠夜光照乘大者
徑寸或出于龍莫龜龜異物之腹中蛇亦有珠非独
出于蚌也陸佃曰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
珠在皮鼈珠在足蛛珠在腹皆不及蚌珠山海經濫
水注漢水多鯨鮪類鯨狀如覆鉢是生珠玉數歷山
楚水多白珠今蜀群平澤出青珠左思云青珠黃環
西國琅玕碧珠皆寶石而名之以珠者也玉會江歷

珠也穆天子傳天子舍于珠澤注珠澤在越雋水經
注若水備有光珠穴今之洛浦澗川殆其類也物類
志梁武帝有蛇雀珠唐太宗時溥利國貢火珠順宗
朝拘珍國貢履水珠瀾賓天寶中獻上清珠照一室
水旱禱之皆驗又貞觀中佛蒜獻綠金精又有閩風
珠走珠也帝青珠大秦國珠也鮫太古冀越集云南
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隨方色也嘗見
蟹人入海取得珠子樹如柳枝蚌生于樹樹生于石
此亦異聞元志元貞元季大都楊村直沽口聽民撈

採廣州于大，步海采他如元，難曲朶刺渾都忽三河之珠。勝州延州乃延城之珠。至元間始采，又成宗時有狎忽大珠，含之則不渴，熨面使自有光。有明珠池于廉州府，設禁時亦開采。萬歷中，粵按李時華言：灑川奸徒而罷之，蓋自雷廉接交趾六池，即六海連巨千里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汗泥下矣。曹昭格古要論有北珠南珠，又有馬價珠出西番，色青有指面大者能拂塵，其瑟瑟之類。手眉公曰：今寸以上曰大品，大而底平曰瑠珠，次曰走珠，滑珠

礪珂珠，此語出南越志。此文下有官珠兩珠，稅珠蔥符珠，所謂璣也。今大而不光曰胡珠，古或以珠為寶。稱故廣雅與張銑注：西京皆以珊瑚為珠，不則如孟竒所笑矣。廣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謂海邊有島，島上有池，池底與海通。清方密之通雅宣室志：馮翊嚴生遊岷山，得一珠如彈丸，色黑而有光，視之瑩徹如冰，濁水以珠投之，即瑩然清潔。襄陽府志物理小識云：采珠者入海底，遇潮則水湧而下，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采珠

者中其氣輒死 清來元成 博學彙書

靖康亂後揚子江中遺棄物最多鎮江漢戶于西津

涉際有得北珠一囊者 鎮江府志

宋尤溪林積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

簣間有物逆其背揭簾視之見一囊中有北珠數顆

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

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乃揭

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

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矣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

至蔡即見其榜即還訪林于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

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言

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

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有矣秋毫無取商不

能強以數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

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舊志不載年

月今因之 延平府志

庶物類纂
卷七

